

廣弘明集

冊四

卷之三

三

三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傳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桀

僧明桀言桀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
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
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
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
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
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
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
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
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

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
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
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
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
德武周觀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
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
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
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
貴斂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
志玄門懍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突忽
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鳩
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突曾爲
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

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痛抽刀斲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實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

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滄
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
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
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
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
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
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詰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
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
持真當僞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
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觀縷
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

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旣同
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
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
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旣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孝者事君
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
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
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
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生仇疋內通
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旣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
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
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
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

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芋蕒之質體瘠力羸心虛
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蜚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
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
奏必宰雞肫祭醮要求酒脯饔膾醕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
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
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
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
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
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
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
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
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工之伎能談其
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

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
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栽蓋由善政
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
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并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
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
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
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
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
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
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
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
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
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尙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

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按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旣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於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

風葬必闡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筭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屨之閒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

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
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
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絣繩天堂卽現因果
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按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
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闇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
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
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闇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
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
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
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
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力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
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
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

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尙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
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
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卽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徧禱
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香湯沐浴
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
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
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
驅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
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徧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
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
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尙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

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沿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甎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東茆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祇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嶷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

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
豈應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
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
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
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
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
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
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
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恆作妖邪故漢
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二十六將皆著黃布
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成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
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教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
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

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
公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旄
妖言惑衆行禁步岡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
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
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
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
縛頭手咒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
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尙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
先事黃老恆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
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
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

領納通傳入閤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閤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望卽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